

外國名家微型小說

○应天士 主编

選

○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外國名家特型說

责任编辑：笑 然

封面设计：曹 方

外国名家微型小说选

应天士主编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编辑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二一四工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4插页 225千字

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江苏第1次印刷

*

印数：1—19300册

ISBN7—5059—0073—0/I·46

(统一书号：10355·1073) 定价：2.30元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1 | 叶琳卡 | 〔苏〕叶夫根尼·米恩 |
| 4 | 寡 妇 | 〔苏〕尤里·邦达列夫 |
| 6 | 关于斑马的寓言 | 〔苏〕斯·弗拉索夫 |
| 8 | 身心交瘁 | 〔苏〕尤·左洛达列夫 |
| 13 | 情节迷 | 〔苏〕叶·吉克 |
| 17 | 得象个男子汉 | 〔苏〕勃·索科洛夫斯基 |
| 22 | 主 角 | 〔苏〕乌·拉斯金 |
| 27 | 斯焦普卡 | 〔苏〕费·阿勃拉莫夫 |
| 30 | 童话书 | 〔苏〕纳·赫梅莉克 |
| 34 | “这都是暂时的……” | 〔苏〕叶·齐甘科夫 |
| 39 | “妈妈呀，你这
是怎么搞的？” | 〔苏〕叶·齐甘科夫 |
| 44 | 妹 妹 | 〔苏〕伊·涅亚钦科 |
| 46 | 指路星 | 〔苏〕伊·涅亚钦科 |
| 48 | 在车站上 | 〔苏〕博·克拉夫琴柯 |
| 51 | 梦 | 〔苏〕博·克拉夫琴柯 |
| 53 | 羨 慕 | 〔苏〕博·克拉夫琴柯 |

- 56 节 日 [苏] 沃洛宁
- 61 随机应变 [苏] 连奇
- 65 雷布金效应 [苏] 加斯捷洛
- 69 有趣的游戏 [苏] 雷克林
- 71 维佳，往窗外看…… [苏] 雷克林
- 73 奖 桶 [苏] 威廉斯基
- 76 失梦症 [苏] 伊宁
- 80 答 辩 [苏] 普罗科边科
- 84 生活道德题材影片创作窍门

(为某些电影编导们献策)

- [苏] 乌瓦罗娃
- 86 最幸福的一天 [苏] 阿列克辛
- 90 柯留沙 [俄] 高尔基
- 93 最大的剧团 [苏] 阿韦尔琴科
- 99 托玛斯先生 [澳大利亚] 阿伦·马歇尔
- 103 巴罗小姐 [澳大利亚] 阿伦·马歇尔
- 106 孤 独 [联邦德国] 瓦尔特·伯尔
- 111 情 侣 [奥] 海尔塔·克雷夫特纳
- 117 罗马的上尉 [奥] 厄东·冯·霍瓦特

- 119 一个扳道夫的非凡经历
〔奥〕 汉斯·卡尔·阿特曼
- 121 大功告成
〔奥〕 赫伯特·艾森赖希
- 125 逗 乐
〔法〕 莫泊桑
- 128 陌生女子
〔法〕 皮埃尔·加马拉
- 133 鲁滨孙·克罗索的结局
〔法〕 米·图尼埃
- 137 卡 片
〔法〕 吉尔贝·塞斯勃朗
- 143 勃鲁阿戴总统
〔法〕 吉尔贝·塞斯勃朗
- 147 圣代梅尔的星期四
〔法〕 吉尔贝·塞斯勃朗
- 151 中彩之夜
〔美〕 约翰·格里克斯
- 155 二十年以后
〔美〕 欧·亨利
- 159 空 房
〔美〕 欧斯金·考德威尔
- 164 千万别这样完结
〔美〕 修·基德
- 168 传 票
〔美〕 唐纳德·巴塞爾梅
- 173 离别赠礼
〔美〕 弗莱德·达尔
- 178 古堡的秘密
〔美〕 凯瑟琳·邓拉普
- 182 瞎 子
〔美〕 麦克金利·坎特
- 186 浪子归来
〔美〕 彼德·哈米尔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189 | 七时入夜 | 〔美〕 | 詹姆斯·瑟伯 |
| 193 | 冷 酷 | 〔美〕 | 威廉·德米略 |
| 198 | 顺路搭车的人 | 〔美〕 | 唐纳德杰·奈博尔 |
| 200 | 桥边的老人 | 〔美〕 | 海明威 |
| 204 | 一小时的故事 | 〔美〕 | 凯特·肖班 |
| 208 | 投 资 | 〔美〕 | 阿尔特·布赫瓦尔德 |
| 211 | 雨 伞 | 〔日〕 | 川端康成 |
| 214 | 刻在树上的记号 | 〔日〕 | 都筑道夫 |
| 217 | 强盗的苦恼 | 〔日〕 | 星新一 |
| 221 | 灰色的月亮 | 〔日〕 | 志贺直哉 |
| 225 | 客 人 | 〔匈〕 | 本契克·夏波尔 |
| 229 | 一位国会议员的发言 | 〔匈〕 | 依·厄尔凯尼 |
| 231 | 希望永远是有的 | 〔匈〕 | 依·厄尔凯尼 |
| 233 | 荣 誉 | 〔匈〕 | 依·厄尔凯尼 |
| 235 | 有什么新鲜事吗? | 〔匈〕 | 依·厄尔凯尼 |
| 238 | 新成语 | 〔匈〕 | 依·厄尔凯尼 |
| 240 | 苍蝇纸上的新夫妇 | 〔匈〕 | 依·厄尔凯尼 |
| 243 | 那双手 | 〔葡〕 | 儒利奥·丹塔斯 |
| 246 | 老练的表演 | 〔吉尔伯特群岛〕 | |

- 249 水 洞 弗兰西斯·泰康楠
〔库克群岛〕泰雷巴伊·
莫埃塔乌阿
- 252 鸽 群 〔新西兰〕霍内·图沃里
- 254 金 果 〔新西兰〕吉姆·拉蒙特
- 258 美与兽性 〔新西兰〕马克西恩·本特
- 261 1942年新港酒鬼 〔新西兰〕加里·兰格福特
- 265 胡里亚的礁岩 〔新西兰〕帕·格雷斯
- 268 他从我手里抢去了扫帚 〔新几内亚〕梅阿科罗·奥巴
- 272 琼斯的惨剧 〔加拿大〕斯蒂文·李科克
- 276 敞开的窗门 〔英〕萨基
- 281 鬼魂，少女和黄金 〔英〕艾丹·钱伯斯
- 287 幻 影 〔英〕彼得·阿·豪
- 292 万事通先生 〔英〕毛姆
- 297 英雄之死 〔瑞典〕派·拉格尔克
维斯特
- 300 旅行社问讯处 〔波〕斯特法妮亚·
格罗津斯卡

- 304 帽 子 [波] 斯特法妮亚·
格罗津斯卡
- 308 文艺评论家和部长 [波] 斯特法妮亚·
格罗津斯卡
- 310 商 品 [波] 斯特法妮亚·
格罗津斯卡
- 313 一支红玫瑰 [保] 玛丽亚·
帕弗洛娃
- 319 跳 神 [巴西] 路易斯·费尔
南多·维里西莫
- 322 找不到对象的姑娘 [阿根廷] 莱奥尼达斯
·巴尔莱塔
- 327 第二进院子 [阿根廷] 莱奥尼达斯
·巴尔莱塔
- 332 窃贼路迦 [意] 马·彭德拜利
- 337 亚勒娃·特娥珞 [斐济] 杰赛·威皮
- 341 法维奥拉小姐 [秘鲁] 胡利奥

叶琳卡

〔苏〕叶夫根尼·米恩

战争的最后一年。我们的部队驻扎在国外，离莫斯科很远很远。

这天晚上，我回到营房感到很疲倦。思乡的情绪又向我这颗疲倦的心袭来。

“快结束这一切吧，快回家吧，”我这样盼望着。

院子里，一个淡黄色头发、身体很单薄的小女孩迎面走来。

“您好，叔叔，”她用一种异国的、但听起来象俄语的语言向我打招呼。

“你好，小姑娘，”我应声道。院子里有一块用平整的白石块砌的空地，我们在空地旁的长凳上坐了下来。夜晚凉爽而宁静，山脚下的小湖仿佛蜷成一团在憩息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这样问着，很想与这位新相识攀谈几句。

“叶琳卡，”她用明亮而又认真的目光注视着我，慢慢地说着自己的名字。

“你几岁了？”

“6岁，快7岁了。那您呢？”

“我么，你看呢？”

叶琳卡沉默了片刻，然后肯定地说：

“可能是16岁了吧。”

我可爱的小叶琳卡啊，想必，这是你知道的最大数字了吧。我不想使她失望，就附和她说：

“是的，你猜对了。”

我们默默地坐着。叶琳卡仔细端详起我军便服上别着的勋章，忧伤地低声说：

“勋章都不亮了。您怎么不擦擦呀？”

“没有擦。”

“可以用牙粉擦，也可以用小砖头磨。”

“是的，”我同意了她的建议。

于是我们又沉默了下来。

“讲个故事吧，叔叔，”叶琳卡请求说。

“从前有个国王，”我讲了起来。“他很老，很坏……”

“象希特勒那样坏吗？”

“比他还坏。”说着，我竭力装出很可怕的样子。

“不，没有比希特勒更坏的，”叶琳卡表示反对。“希特勒是世界上最坏的人。他把我们赶出了家，还偷走了我的爸爸。”

叶琳卡沉默不语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她悄悄地，仿佛是在讲什么秘密，对我说道：

“过去爸爸给我们来信，可现在不来了。也许是他把地址忘了。”

“也许是。”我重复着她的话。

又是一阵沉默。我焦躁地想，如何才能把叶琳卡吸引过来，使她不再去想那些令人伤心的事呢？可我怎么也找不到话题。我已经完全不知该怎么跟孩子谈话了。



“过去爸爸给我们来信，可现在不来了。也许是他把地址忘了。”

终于我又问了：

“叶琳卡，你说，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呢？”

她用明亮而认真的目光望着我说：

“我想象妈妈那样，当个寡妇。”

她微笑着说出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字眼。大概她以为寡妇也是一种职业，就象当司机和清扫工一样。

看着小叶琳卡，看着她那瘦削的双肩和象小溪一样蜿蜒在她背上的漂亮的辫子，我内心开始觉得羞愧，我怎么能疲倦呢？

杨永红译 徐乐乐插图

(原载《当代苏联文学》1985年第3期)

寡 妇

〔苏〕尤里·邦达列夫

宴会厅里人声鼎沸，人们频频举杯祝酒，一张张汗津津的面孔是那样兴致勃勃，喜气洋洋，宾主围坐桌旁，谈笑风生。这带有醉意的喧闹压过了冠冕堂皇的祝词。已经听不清致词者在说些什么了，因为此时庆贺的对象已不再是唯一注意的中心。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，任何宴会都无一例外。

该退席了，我悄悄地走出烟雾腾腾的大厅，来到了空无一人的走廊。四周悄然无声。离开了闷热的宴会厅，倍觉凉爽。突然，我发现在宽宽的大理石楼梯旁有一个瘦削的女人身影，她穿着黑色的孝服，就连黑手套也一直拉到细细的胳膊肘，那顶二十年代颇为流行的黑帽显得尤为古怪，宽宽的帽檐几乎盖住了她那苍白干瘦的面孔和呆滞的眼睛。她没有看见我，一步步地走下阶梯，戴着绉纱手套的手在大理石的扶手上无力而有节奏地挪动着。楼上隐隐约约地传来了一阵阵欢声笑语，她置身在这大理石扶手、铺着地毯的楼梯和富丽堂皇的吊灯中间，犹如一个威严而可怕的影子显现在镜子里。

我朝她行了个礼，她依然没发现我，那双晶莹的眼睛呆呆地望着前方，却什么也没有瞧见。她大概喝醉了，两腿突然一晃，倚着扶手停住脚步，低低地垂下头。于是，帽檐完全遮住了她的脸。她站了一会儿，臂弯里夹一个穿满珠子的

小坤包，紧贴着身子。这是一位大学者的遗孀，她的丈夫生前创建了我们的研究所，并任所长。三年前，所长的工作由另一位名气不大、但运气不错、办事比较果断的学者接替了。今天，研究所在此隆重聚会，庆贺这位新所长五十寿辰。

我在宴会上并没有见到这位夫人，席间祝酒词此起彼伏，人们痛饮、欢笑，亲吻那位头发斑白、衣冠楚楚、彬彬有礼、贵族气派十足的所长。我们的前任所长，他以顽强的毅力和艰辛的劳动使研究所闻名于整个欧洲大陆，可是，在这喧腾的宴会上却无人谈起，即使有人顺便提一句也好。我想，这位应邀前来赴宴的夫人的心情是多么痛苦。现在，在人们的眼里，她已一无可取，就象她已故的丈夫一样被人遗忘了。身穿孝服的夫人踉踉跄跄地离席而去，等待着她的是无法弥补的孤独，这一切真令人难以忍受。

后来，我又想到她回到家里后的情景。房间里空无人影，她是那样可怜、弱小，脸上挂着思念的泪水。她走进了丈夫生前的书房。在这个已经衰落的、笼罩着寂静、处处都能引起往事的回忆的王国里，他的声音、他的眼睛以及他的温暖已经“永远地消逝”了。她环视了一下无人光顾的书架，扑倒在沙发上，干瘪的嘴唇轻轻地翕动着，叹息着人生的严峻。

苏 华译

(原载《外国文学》1984年第10期)

关于斑马的寓言

〔苏〕斯·弗拉索夫

从前有一匹斑马，它对谁也没有做过一点坏事，它从来也不会做坏事，可能就因为这一点，它被捉住，送进了动物园。

那时有两个雄辩家。他们好象就是为了辩论，辩论，最终还是辩论而降生在世的。他俩常常争论得声嘶力竭，神志不清。辩论什么题目并不重要，主要是能争论起来就好。他们在自己的这门艺术领域里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。你们可能也见到过这样的人吧，遗憾的是，这样的人现在还孳生了不少呢……

有这么一天，在动物园的斑马栏前，这两位雄辩家遇到了一起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斑马是黑的。”头一个人装着无意地开了腔。

“哪怕考虑到地轴的倾斜度和我们站着的这块地方的地理坐标的位置，它也不会是黑的，就是说，”第二个人以胜利者的姿态讪笑着，同时以不屑的神气望望第一个人说，“就是说，它是白的。”

“黑的，就是因为……它是黑的。”头一个反驳着对方，并为自己论据的简洁感到一种自我陶醉。

“如果它是黑的，那么除非我的眼睛瞎了，我的朋友，

若不就是您在讥笑我。”

“我的朋友，您怎么能把我想成这样的人呢？”他开始对第二个人感到气愤。“我是想追求真理，我的目的就是追求真理！”

他们就这样无休止地争论着。周围开始集拢人群。当人们听到第一个人滔滔不绝的雄辩之词时，觉得他是对的，斑马确实是黑色的；然而当第二个人结束他那热烈的、令人信服的发言时，所有的人又都同意了第二个人的观点，有些人还大喊起来：“乌拉！我们到底找到了真理，斑马是白的。”

这个场面一直延续到铃响了，公园要关门了，两位雄辩家才一面继续争论，一面向出口走去（后边簇拥着人群）。斑马栏前只留下了一个人。他是个聋子，没听到铃声。他也没听到整个下午两位杰出的雄辩家关于这只动物的争论，所以也没弄明白，为什么刚才在这里的那群人如此激动。

这个人又在那里站了很久，欣赏这匹漂亮的带条形斑纹的动物……

苏 华译

（原载《苏联文艺》1984年第2期）

身心交瘁

〔苏〕尤·左洛达列夫

“集酪机”托拉斯的总会计师列昂尼德·库兹米奇是世上最怕上司的人。因而，他总是不放过任何机会来溜须拍马，讨好上司。

凭着自己独特的拍马神经，他能顷刻感应出顶头上司——彼得·谢苗诺维奇的心情。

如果上司皱着眉头，那末，出于同情，列昂尼德·库兹米奇也会皱起眉头；若是上司微笑的话，那么，他也会合不拢嘴；如果上司心境悲戚，于是，我们的库兹米奇定会黯然神伤。

当然喽，要想完全追随上彼得·谢苗诺维奇那多变的脾气也并非易事。往往有出格的时候。比方说，正当库兹米奇心绪不佳时，彼得·谢苗诺维奇却已经笑了起来；或者相反，当库兹米奇冒失地哈哈大笑的时候，而此时彼得·谢苗诺维奇却已经开始皱起了眉头。

但是，列昂尼德·库兹米奇顽强地锻炼自己，且也练到了纯熟的程度。他对领导力争做到亦步亦趋。而主要之点在于，他绝不满足已有的成绩；他不仅琢磨领导的心情，还研究其习惯、爱好。

例如，彼得·谢苗诺维奇老喜欢久久地凝望着窗外，于是库兹米奇也以一副最专注的神情朝着窗户发呆；彼得·谢